

盤洲文集

二十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七

章奏七



繳太史局轉官劄子十月初三日批旨楊覺民等轉官恩例候試補

直長了日收使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太史局靈臺郎楊覺民等四人依醫官能說例該遇覃恩轉官今臣書行者

右臣取會到太史局遷轉資格自局今至直長共九階並係十年無過犯方許下磨勘諸靈臺郎滿二年遇直長有關必須試曆算科方許轉行近者朝請至

丁

中奉大夫該遇覃恩亦曾引例遷轉行一官因臣論列並作減四年磨勘其伎術官於赦文中初無轉官之文而靈臺郎人百經試方一轉直長縱使合轉一官正與朝請大夫以上一同若輒攀醫官例暗得轉行則為靈臺郎靈不自試而遷誠為冒濫今來欲乞將楊覺民等依武臣轉官法與減五年磨勘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侯進詞頭劄子

十月十二日御筆依奏三省進至委方滋根究諸實

具情犯聞奏

臣准中書省送到武功大夫鎮江水軍統領侯進降

官詞頭令臣撰詞進入臣昨在鎮江守官聞軍中稱說侯進帶官錢五萬貫往湖北買木數年無歸意就峽州宜都縣起造大第招聚倡樂宴會奢僭縱使兵卒陵虐居民奪其物產用竹纜馬船橫截江流聲鼓鳴鑼邀遮客旅決打號令強拘箠笞一方苦之甚於豺虎都統官累曾催督遷延不回今係荆南帥臣李道因民旅陳狀告訴不法事件及校尉胡振甘反坐之罪訴其聚集亡命圖畫入川地形恐有不測李道備申朝廷送提刑司差官體究雖多從闊略而攔截客旅等事並是詣實立刑部看詳恐追人路遠淹延

刑禁遂降一官放罪臣竊見聖斷方欲痛治茲賦之吏如侯進以官錘數萬緡逗留不歸其兇暴少有此比兼李道申侯進初到便經帥司陳狀乞將民間夾江林木盡行批號倒伐不許占悞帥司不從至於出榜禁約可見無所忌憚只降一官太為輕典今若釋其害民之罪則侵盜官錢所不可縱臣愚欲乞行下都統司抄籍家貲令荆南帥司拘收屋業送就近鎮江府取索平照根究錢物依新降旨揮斷罪施行所有制詞臣未敢撰入取進旨

繳王之望結局轉官劄子十一月四日當晚
進入次早御筆依

奏

臣伏觀十月二十六日拍揮准西宣諭司結啓其官
吏軍兵並依汪澈例等第推賞令開具申尚書省取
旨臣伏見汪澈督師襄漢之時強敵對壘賞交鋒刃
一行官吏頗亦憂危乃寇退師還以次行賞第一等
轉兩官第二等轉一官更減二年磨勘第三等轉一
官選人亦有改官者當時清議尚以爲過今歲准西
外無邊警如一府官吏坐受恩賞竊恐屯戍之人不
無怨望儻俟其開具姓名始行封繳不若寢之於未
然庶幾免開徼幸之一端所有前降旨揮臣雖已書行
欲望聖斷更賜詳酌施行

繳李迥差遣劄子

十一月七日
御筆將上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右宣教郎李迥差
監行在左藏東庫臣伏觀見行條制初改官人惟有
出身許授學官其餘必須注授知縣親民差遣蓋慮
仕進之人不歷州縣它時除用不能通曉民事此萬
世不易之良法也間或寅緣干請有得官觀以朕親
民之官者公議猶或非之今李迥係用臣總領所薦
舉文字於今年八月改秩若便作京局釐務官則破
法起例蓋自此始雖係臣門生難以容私緘默所有

錄黃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王若鈍用居廣恩例劄子

十一月十一日
次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皇兄岳陽軍節度使居廣乞以初除開府儀同三司合得親屬占射差遣恩例與將仕郎王若鈍收使十一月八日奉聖旨差監文思院上界臣仰惟陛下以任子之冗尚思更張之術今必令銓試入官乃所以使世祿之家頗知務學不敢徼幸門蔭便華彈冠之心檢照隆興元年四月拍揮初出官選人不許用父祖親戚應合得恩澤免試雖見任宰執亦不許陳乞回授若放行王若

在州一書四一二

四

四

鈍一人則繼踵而來無以救官冗之弊矣欲望聖斷特賜追寢已降拍揮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巫伋及召命劄子

十一月十九日上即日
御筆依奏封付洪某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巫伋及陳安卿呂廣問王時升並召赴行在臣伏見春秋之時諸侯互相爭戰其規國者不論其地之大小兵之強弱惟視其人材如何故朝多君子則敵不敢伐效已然之明驗也如巫伋及者才學識見政事操履略無一長徒以諂事秦檜為之鷹犬故能躡取大官今廢退十年議者不以為屈竒寓無錫縣專以

私酷為生哀聚無賴為害一邑方多事之際雖敗繒屠狗之人果有所長亦不應弃若其無用何所取材雖云嘗為執政有此虛稱初無時望品其人物誰不過之召節一馳取笑中外秦檜殘黨如汪勃章復宋樸之徒與伋初無優劣近因言者奪其二人復職若伋收召則勃復之流人皆冀其復用矣伏望聖慈特賜鑒察所有無黃旨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汪汝嘉等差遣劄子

閏十一月六日當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自送到聖十一月二日錄黃一道數內汪汝嘉差荆門軍中琛差知永州宇文仔差知

邛州臣伏見汪汝嘉罪因手刃表弟李穎停官編管數年之後交結秦檜復還仕版幹辦諸軍審計日常躬親粹歸公走遭臺章放罷稟性兇麤不知懲創李琛之守婺州專以刻剝為政苞苴秦檜之門恃勢妄作減剋軍兵請給幾至生變郡人有寧與猛虎遊莫遇李婺州之語劾罷已久自知潛伏今已七十有餘耄昏戒得宇文仔新授果州通判意欲別營差遣妾許于都堂稱有女嫁知州丁訥之子合行迴避省部送本路勘會詎實未到間有了訥之弟丁頽亦許于朝稱兄訥本京東人寄居湖州三子皆未娶奉

宗並無人與宇文氏連姻妄冒如此何以臨民臣愚
欲乞令汪汝嘉李琛終滿今任宮觀宇文仔依舊果
州新任差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旨

繳趙密恩數劄子

閏月八日當日
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閏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趙密已除少保依前崇信軍節度使落致仕權
殿前司職事所有合得恩數等並依楊存中昨除少
保日已得指揮施行臣取會省部條格即無三少初
除恩數向來楊存中係特降旨揮依簽書樞密院事
例今來趙密元因致仕得除少保近之再仕議者謂
當納還三少以爲舊制者則謂三少掌禁兵若三
衙休息諸節回歸密必求舊請老雖不納少保可也
今若無故而輒依前以後首無默放行恐不免於
清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莫汲編修官劄子

閏月十二日次日
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閏十一月十二日
三省同奉聖旨莫汲除樞密院編修官臣伏見秦檜
專權之久至其末年欲禽取天下賢士大夫而誅戮
之檜雖奮殺人之心必有負屠宰之材蘊虎狼之性
挾戈矛之刃者爲其用而檜之志始可逞也張常先

之謀張宗元莫汲汪召錫之圖趙令衿九是數人適
檜之死令衿輩始免於刑戮

太上皇帝更化之初即日寬之嶺海天下之人以比
四凶陛下踐祚覃曠蕩之澤此輩始得生還正當奉
頭鼠伏杜門苟活不自齒於薦紳可也雖古有使過
之文朝廷枚括丹書可待無之至若此等凶人縱使
有荀孟之學班馬之才亦不可以其才而復用蓋廢
錮一人使世之嗜進者爲一效亦吞噬忠良之計
所以銷茲賊於未萌也

張祖

之職猶之可也豈宜入中書屬西府而出
入省掖從容宰輔之間耶除一山出衆論必駭臣不
敢避怨爲人禁害使後之士有以懲戒覆車之轍而
修爲君子之歸也辟猶虎豹豺狼當放之於深山廣
谷之中若置之苑囿則騰擲圍檻不可復制矣所有
錄黃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余堯弼職名劄子

閏月十四日當日
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信州奏左中大夫
余堯弼爲筋力衰憊不敢久竊祠祿乞守本官致仕
閏十一月十三日奉聖旨復龍圖閣學士致仕

書行者臣伏見章復因致仕復龍圖閣學士言者論
列併與汪勃宋樸而奪之今纔數月爾堯弼復託疾
請老亦得此職夫老龍之去端明一間耳異時執政
無瑕而退僅得端殿豈有積愆以廢之人一命遂居
六閣學士之首者此除若行則同類者又將群起而
不可遏在秦檜時堯弼以臺諫而為鷹犬坐政事堂
而伴食其無用而易制蓋勅復一流人也今勅復失
之於前而堯弼得之於後一予一奪有損陛下總核
之政是使握齷之士年一以竊亡於一時而不妨叨
榮於末路則墮喪名節多巧官以希進矣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取進

繳莫汲計議官劄子

二十四日次日
御筆文粹雜公事

臣近於今月十二日以莫汲除樞密院編修官嘗論
其謀殺趙令汾之罪具劄子封駁即蒙御筆依奏繼
有沈介薦章稱其智略縱橫才力明敏乞授一光州
差遣或制置司職任使之招諭皇甫侗餘軍及收復
光州伏覩御筆莫汲可差充沈介屬官至二十日執
政批旨却作勘會湖北京西制置司合差參議官二
員奉聖旨莫汲差充計議官候立功效日陞擢所有
莫汲過愆臣不復縷數以瀆天聽但汲元係左從事

郎坐罪編管化州更大赦放令逐便臣取會吏刑部
赦後即不曾叙復元官自用兵以來有都督府樞密
督視府江淮宣撫司荆襄制置司川峽及兩淮宣諭
司若宰執開幕府則從官作叅贊其它官屬則有叅
議多係卿少郎官及曾歷監司郡守者為之其次則
有幹辦公事准備差遣應是選人只作准備差遣近
歲莫汲在虞允文制置司亦是准備差遣今忽超躡
常制新立官稱聞者驚異其事自來臺諫彈擊給舍
繳駁之人未嘗隨踵收用或有它時深濯而起者其
初必與降等差遣蓋示洗垢弃瑕之漸今汲因臣封

皇清一

九

社

駁反外等創置官名以寵之又許以它日陞擢則臣
語言妄發實有不合封駁之罪雖蒙聖度優容臣實
何顏尚居禁掖臣等待朝殿午對已三日居家自訟
不敢入省欲望聖慈特賜黜責庶幾後日居兩省者
不敢輕議朝廷用人得以懲戒冒犯天威臣不勝戰
汗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七



宋史 卷第四十八
奏八
繳張訓通復官劄子
乾道元年
月三十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刑部檢舉到張訓
通叙官元係張浚秦宿州之役初非戰敗而統制官
等無故引歸殿前司統制官張訓通係軍馬入城之
際先次一面引歸欲望酌情定罪明賜貶降奉聖旨
張訓通降四官本部省計依條合自降斷勅日每理
再期一官本人期限未滿間該遇赦恩合叙一官元
係正侍大夫和州防禦使因罪降授協忠大夫果州

團練使奉聖旨依所申於階官上與叙令臣命詞給
告臣伏見張訓通云生戰馬漫無寸長怯懦不武又
無與爲此但能涉獵七書自將傳藉此以爲談柄隸
鄂州軍籍之日與田師中興財物背公營私叨冒
官秩至於橫行遙郡符離之眾以首先遁逃原情定罪
戮之市朝如孔福可也既從輕典鑄官自効有司却
與尋常罪犯之人會赦便與叙復竊懼無以懲戒將
士臣愚欲乞將張訓通同罪之人並候軍前顯立功
效之日大將保明取特旨方許牽復庶使從軍之人
咸知復玷缺之艱難不敢愛身誤國所有詞頭臣未

敢撰述取進止

繳秦墳宮觀劄子

五月一日即日
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敷文閣直學士右
朝散郎秦墳狀昨自春官得請奉祠滿罷之後荐經
憂患累重仰祿欲望特差宮觀一次奉聖旨差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臣嘗讀唐明皇實錄載李林甫身
死之後朝廷治其積愆諸子俱配流嶺南家口隨之
每房各與奴婢三兩人并緣身衣服飲食自餘資產
一切官收臣竊謂秦檜藏姦稔惡天下之人戶知之
天網不容使之自弊厥妻厥子繼踵淪亡不肖之孫

官職如故華屋重輝謂言在為之計者政當恐懼
屏迹不復自伍於搢紳之間今乃無所忌憚尚敢陳
乞差遣雖官觀甚小在有罪者得之則人以為除用
之漸臣懼秦檜黨與牽連相慶以此皆有彈冠之心
所謂一葉不去將尋多枿者矣況當國用不足而秦
氏之家金珠充牣國帑既已貸而不籍凡前此教坊
所汰之人墳皆養之于家以奉歌酒之歡乃稱累重
仰祿其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有如此者臣愚欲望聖
慈將秦墳宮觀首揮而不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取進止

繳潘粹卿恩澤劄子 五月三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潘粹卿乞放行政
奏葉旁作恩澤事奉聖旨特令吏部放行令臣書行
者右臣取到前件公案拖照得潘粹卿將父遺表恩
澤奏補胡浦於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內降勅據本人
稱胡浦未受勅聞於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內身死本
人於當年十二月內陳乞改奏與弟清卿於團練使
上轉行吏部檢坐條法只今作減年收使本人至紹
興二十九年四月內却經監守許改奏異姓無服人
葉旁作吏部節令告示以違條限委是允當兼胡浦
當來勅命係身上後施行等語稱未曾被受已是
詐偽今來陳許曾於限內陳乞係是乞與潘清卿轉
官即非限內曾行陳乞奏補今若特令吏部放行則
是條法無用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梁俊彥推賞劄子

五月六日奉日
御筆並依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五月四日奉聖旨
梁俊彥合該軍器所皇城司酬賞可依正月六日四
月七日已降旨揮施行令臣書行者右臣竊見正月
內軍器所推賞官揮官吏轉一官資礙止法人特與
轉行不及全年人紐計推賞繼因臣寮論列至今年

六月實及二年方合陳乞四月內皇城司推賞初降
旨揮梁俊彥特轉右武大夫續降旨揮令依例回授
今來疊前兩賞並依已降旨揮有司未知所從若用
正月六日旨揮即歲月未滿有礙條例若用四月七
日旨揮即已令回授無可施行臣愚以謂爵賞天下
之砥石所以厲世磨鈍惟其明白而無偏私則僥倖
之計不萌觥望之心不作自來正使礙止法之人有
特旨方轉行遙刺至防禦使轉過橫行所有皇城
司被賞人宋_生不旨而特是正使轉行遙刺梁俊彥
亦是正使與_生人一般前降旨揮備與超轉橫行則
為太優後降旨揮_生受_生以未當臣欲乞將梁
彥皇城司賞典_生宋_生例與轉行遙刺其
軍器所賞典即_生月內合陳陳乞之時照應在職
年月依條別與_生幾_生賞均一旨揮明白無復
偏私之弊與人不得而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
進止

繳沈介不允詔劄子

五月十三日當日御筆
荆襄上流為重兩州類

多不叶雖軍務稍靜尚須
調護且依已降旨揮施行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湖北京西制置使
沈介奏為寒濕所中動作艱難心氣發動臨事總志

乞解職終喪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得再有
陳請令臣書行者右臣聞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禮
法當然孔子荅子夏之問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
可奪喪也金革之事無避亦聖門之所不與頃以軍
興起沈介於苦廬付以方面之寄介入國門而邊事
漸已講解繼而信使交馳二成各已休息自都督府
及招撫使之類皆已三印與之司矣獨荆襄制司幕
府如故一司官吏未定其如詳置又屢為臣僚
封還況介之事親嘗往清潭舉劾斷斷以介不終
變為非朝廷若欲成人之美不當以其稱病為文具
而過其請若更留數月雖介不辭風寒泉之思無以
伸其志使之重得罪於名教非所以愛惜人材也臣
愚欲望聖慈許其解職終喪全人子之道則移孝
為忠可以責其異日之報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
進止

澤州府志卷之八

五

日行

貼黃 臣前件所陳若蒙聖斷施行所有制置司
官吏即乞依都督府例結局罷散伏取聖裁

繳薛良朋等賑濟賞劄子

五月二十四日與
給事中王時外同

繳當日批出
辭免依所乞

臣等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薛良朋等說請

彥古辭免賑濟進職轉官奉聖旨依旨揮不允令臣等書讀者右臣等聞仁宗朝富弼守青州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弼行賑濟之策所活人至五十餘萬近世荒政之修無以加此繼而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而弼辭曰救災守臣職也卒不受今賑濟之術比之於弼固相萬萬陛下聖心焦勞非不切至然都城之外死亡之人亦不為少流尸滿川衆目所覩城中之人至於不食魚蝦而一之者並皆遷官進職衆論以為未當夫建立百官所以為民不幸而有災傷又因而冒賞則監司于今之職果安在耶今三人者自知不安力具辭免若與從其所請則朝廷不失為民行賞而良朋等亦得辭受之正沉今所在災傷不止一處若三人受賞不辭而西諸郡守令及被差官吏夤緣覬覦殆且數十百人而未止當此天災而反行濫賞豈所謂修政事以答天變者哉臣等伏望聖慈特賜眷斷將良朋等辭免進職轉官並依所乞施行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取進止

繳王彥宣借人劄子

五月二十五日次日
御筆依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係平軍節度使提舉太平興國宮王彥古破行宣借人五十名及乞更

破使臣五名奉聖旨依令臣書行者右臣竊聞王彥
近罷建康管軍有自來親隨西兵三百人朝廷從其
所請許存留五十人餘者發回元來去處及發回之
日有其數而無其人者凡百輩則其以握兵權詭請
虛券殆不知其幾何人也今猶貪恠未已所乞宣借
五十人及使臣五名已蒙聖慈依許臣取到吏兵部
狀節度使任宮觀合破宣借十五人因紹興三十二
年旨揮已行減半成例只許踏逐拍使一名申朝
廷差撥彥之專閫人等無尺寸功得以節鉞奉祠
幸矣尚此苟得以難默默本人已有存留親兵
五十人自當理為宣借之數若聖恩從厚只合依條
例占破難以過數陳乞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
進止

再繳韓彥古劄子

五月二十五日
上六月一日
彥古自請與外任

臣等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韓彥古辭免轉
官依所乞者右臣等近為城外飢民死者盈川群目
所視而官吏以賑濟有勞全活甚衆推賞嘗輒且管
見特蒙聖慈曲賜開納朝廷已用逐人辭免依所乞
臣等亦已置而不論其間有韓彥古申狀乃云伏念
彥古至愚極陋之資非不知朝廷機務之煩聖恩不

可屢爵特以冒詩人胡顏之刺寧甘以黷而群言之
難犯有甚批鱗況何功苦之足言需此寵章之驟至
與其佗日險膚之見詆孰若從容力祈之爲優且省
也伏望朝廷蚤賜追寢庶幾小人毋得而議臣等觀
其辭語險怪豈可陳於君父之前播之四方豈不傳
以爲笑封繳之官乃輒指爲小人而謂公論爲險僞
膚受之言若臣等以小人而妄議陛下不應聽從既
蒙施行而被繳之人乃無所忌憚公然見詆如此不
惟衆驚不遜輕侮朝廷臣等亦材備位後省實難以
振職所有錄黃并彥古申狀隨狀繳奏伏望聖斷特

盤洲文集卷四十一

五

賜施行

貼黃 臣等伏以彥古昨除提舉官遭臣寮封繳
自稱嘗論許于朝廷臣等竊謂郎曹清列豈容此
輩冒居伏乞聖察

繳馬監官轉官劄子 六月七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奉聖旨牧馬監可
依累降旨揮推恩崔良輔特於遙郡上轉行一官李
楷王貴劉彥趙昌蘇信曹繹並轉一官姜子興陳邦
俊並補進武校尉人吏轉一官候出職日收使臣取
到崔良輔脚色及紹興二十一年以後馬監推賞體

例照得本人紹興十七年初管馬監之時只係武翼
郎二十年間因管幹有勞八次遷官一次用賞出給
料錢曆自副使轉橫行又轉遙郡至于右武大夫觀
察使今又該轉承宣使恩賞僥濫無甚于此臣近因
奏對及軍中賞典仰見聖慮宏遠愛惜名器非有功
者不與今不知馬監每兩年之內孳長若干而十餘
人遷轉至有白身補官者如崔良輔數十年不從職
常法磨勘之外兩年一遷雖橫行遙郡唾手而得自
以謂例當然也今隸籍軍門若非出戍用兵寄命鋒
刃之下而有斬將褭旗之功者無緣有此醜賞況祖
宗成法在京官司因職任推賞之人若或再任則不
重賞今馬監遷官雖是舊例蓋有司失於建明不曾
有所搏節因循不革流弊至此日愚欲乞裁以中道
應馬監官如已三經推賞則後來賞典並與減半欲
望眷斷更賜處分如見允當即乞立為成法及其他
官司賞典亦乞令大臣討論裁損其取到紹興二十
一年以後旨揮錄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
進止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九

蘇秦九



蘇秦九

荆門軍奏便民五事狀

臣伏觀紹興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手詔應諸路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聞奏臣恭惟

陛下勤恤民隱出於天性臣以鷲猥叨乘障之寄仰體

陛下愛民之心不敢以不可施行之事徒塞詔旨臣自到任訪之於民云荆襄頃為盜區魚肉其民最甚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九

凋殘之餘實與淮南無異今由畝既已起稅而逐年又有均敷茶額錢所出甚於夏秋常賦致使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不惟民力重困又緣此不敢歸業數十年間所以民末加益并官田以附種為名而不稼納租趨引失立法之意而重疊出緡大禮代侘州之貢而多方取辦皆不便於民者臣雖到任未及半年緣茶事所不可緩臣謹條次下項

一臣所謂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者蓋江浙侘路俱有茶額而食焉者衆商人隨時賣價四民不以為病惟創瘼之地戶口耗減

而凋傷困乏蓋不能頓頓食茶如荆門軍又緣異時官吏不以疲民為念所圖溢額受賞歲增加至於數多若奉行前後朝廷指揮令客人從便交易則定額必致虧減官吏當有責罰本軍昨來遂以人口為率計口均敷如家有一丁則歲受茶三斤其丁多及老小者以次增減至有一家買十三斤者行之將及十年豪商與猾吏通謀為姦其弊不一今荆門兩縣之民其受茶者皆天下常外主戶纔及三千坊郭之民亦皆天下常外主戶纔及

引客人就官納每茶一斤為錢一百八十一文足就商進上等賣買下等麤茶雜以木葉每斤不直五文印送手定價令民戶每斤還五百三十三文會計本軍歲額官得客人入納錢一萬七百貫有畸而民間償客乃費三萬一千七百貫凡客人賚引到縣指定所欲賣茶鄉分乞留元引只以縣帖下鄉稱某客販到若干引令耆保差大小保長門到戶至應主客戶並計口均敷或猾吏暗增引數或豪商均茶已足計託牙駟妄稱人丁逃徙

差互發賣未足乞改別鄉吏既受賂更不覈實又與分下別鄉或不即時批鑿元引致容往來影帶私販或先以私茶憑牙駟欺民均賣續用縣帖再勒依數認買若爭拒不受客即委弃於地而去不惟疲民費錢重疊而遞年損折入納錢亦不爲少皆緣歲額過多不敷則無由可辦商執其柄又以高價邀於官而求售在官者懼謹乃復龜勉曲從而滋蔓吏姦公私俱病臣比因草奏遂點檢倚郭縣二十八年內都保承受縣帖均分茶數已足

而繳到客引尚多虧數縣吏却稱自均敷以來逐年遞趨以次年春夏季補充前一年之數蓋酒稅場務日生課利容有前後趨補今既將丁口敷茶民間出錢已滿歲額而官引却有虧失者蓋是承襲作弊如前所陳臣已究治縣吏勒令填補榜示見行條法及續降寬恤指揮自今更不違法均敷但常額尚存則實惠難行若不控告朝廷刻革此弊則疲民困窮未能休息臣愚欲望聖慈憐念遠人許令荆門軍紹興二十九年只以客人從便

實在賣到茶數立爲新額或乞以見今歲額特賜蠲減一半庶幾易於趨辦則害民之柄不在茶商茶商不能確執高價自然從便交易是寬恤之澤實及千里一二年間必有增戶之效

一臣所謂官田以附種爲名而不稼納租者其一曰營田其一曰學糧田所謂營田者前此邑官緣以營田結銜既上司督責即指荒閑田土稱爲官莊初不遵依元降指揮修蓋屋宇置造農具召人耕作便行追集稅戶以物

力多寡勒令認租謂之附種營田至兩年一替供糾本鄉未曾附種之戶輪次認納吏緣爲茲轉更教令糾拔善良每一戶替免至於追逮五七戶紛拏推託賄賂公行源源不絕舉縣咸被其擾遇新至之戶或乍佃荒田或只請住基而見充附種之人已投狀指令承代故有犁鋤未到畝畝茅茨未庇風雨而營田官課已遭督責臣伏見前郊赦文放免都督府官莊蓋是朝廷已知其弊今荆門軍長林縣高陽兩莊當陽縣山口莊所名營田係

安撫司專差官兵耕作即是良田實收課利并長林縣車橋兩處亦有官兵營田當陽縣只有四戶開耕實田外其他兩縣營田共一千七十七戶所納秋課自五斗有至於四十二石者共一千八百餘石又有夏料小麦在外並是無田認納臣不住據人戶訴稱所認課子逐年並是尉司弓手攬納每石有費錢三千者每戶各有小麦七升亦有費錢一千者即是稅上起稅實為重疊臣愚欲望聖慈行下將實有官田耕種去處依舊存留外其

盤洲二四一

五

卷之九

虛名管田勒人戶附種白納課子之數並乞除免

一臣所謂學糧田者蓋湖北兵戈之後沃壤彌望人力不給凡請佃逃絕荒田官司初不打量畝步若人力有餘則逐歲四旁增墾其有沒官田產即是酒戶抵當或公吏等人犯罪沒納者田既籍沒則所種之客隨其地主又復他去頃年再興學校郡縣奉承括到沒官田便名學糧初無耕夫遂勒本保人戶分畝認米謂之附種學糧皆是與本戶田土不相

連接農人不便耕墾例皆荒閑不免依數填
納租課臣稽考縣籍長林之安西鄉納學糧
人一百二十三戶其一戶有田通計長林九
鄉納學糧者共二百三十三戶其有田者纔
三十五戶臣今若受人戶之訐除其無田之
租則學糧遂空無以養士若循舊不恤勒令
認納則細民苦之無時而已緣本軍並無承
平索贖即不見得舊管贍學錢糧之數兼並
無寺觀絕產可充贍學臣以愚見相度本軍
長林縣歲催學糧沒官田米麥二百石有畸

而兩縣歲催常平戶絕田米麥八百石有畸
臣竊計本軍自今之數除累年秋夏未接間
出糶常平米接濟小民椿到錢一萬二千貫
有畸糶補未足外其見管米一萬一千石有
畸義倉所儲又在外本軍人戶稀寡設有水
旱所費賑濟之數不多每年老疾乞匄之人
亦甚少臣愚欲望聖慈許令本軍於長林縣
戶絕田租內歲撥米麥各一百石以充學糧
其附種之數並賜除免自後沒官田如人戶
願耕即以其所佃隸之常平二者既行則聖

澤匪于阡陌遂見頌聲並作無田里愁嘆之心矣

臣所謂翹引失立法之意而重疊出錙者在法諸鄉村去州縣二十里外有吉凶聚會聽人戶納錢買引於隣近酒戶寄造上戶納錢三貫造酒十石中戶則二貫造七石下戶則一貫造三石以其錢作朝廷封樁臣竊詳法意蓋謂民間有聚會之事親賓往來使之納錢買引則多得酒醴公私有補而行法之久並緣爲害凡逐縣就州軍請引至人戶投買

之時縣吏視其物力多寡抑勒出錢致有十餘千者既已得引酒戶又復視其貧富勸出錢亦有至十餘千者初未嘗得酒中下戶緣無力出錢買引遂有過期不成昏姻者其縣邑解發之錢未必一一皆到州郡封樁上下相蒙剝割生弊臣雖已禁約屬縣不得違法過數收錢及不得酒戶抑勒民戶多出錢物外但賣引尚存則縣邑作弊難以一一幾察臣聞越勾踐欲其民之繁息令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罪其父母今周郡正欲生齒日增

乃因趨引而使失昏姻之時實害聖政臣愚
欲望聖慈咨詢大臣講求所以革弊之策或
可刪除此法實天下幸甚

一臣所謂大禮代佗州之貢而多方取辦者臣
聞周之臣工助祭漢之列侯酎金各以其邦
大小任土作貢今湖外案牘不存遇大禮年
分却令荆門軍代靖州進貢大禮銀二百兩
絹二百匹又代峽州貢絹三百匹每匹折錢
五貫文只於峽州得絹本錢二百八十五貫
而本軍自有進貢銀絹各二百匹兩既小壘

財賦不足如大禮年分不免東移西允非
何所從出官府既無前牘可考若謂自承平
以來二州之貢並是荆門代納則向來川廣
湖湘入京皆取道荆門軍馬項背相望實爲
富庶之地今則僻在一隅去水幾二百里非
商旅所集叢爾遺黎強名城郭臣今不敢並
乞減免若以靖州雜於溪徭賦入稀少之時
則本軍且乞爲靖州依舊代納如峽州則有
四縣已多於荆門一倍又川江舟楫之湊商
稅所入非荆門比臣愚欲望聖慈許令荆門

免納峽州貢物庶幾不使一壘而供三州之賦

荆門應 詔奏寬恤四事狀

臣伏觀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一日聖旨令郡守奉行寬恤指揮如有未盡事件條具聞奏臣到任未及三月民之弊害未能盡知仰體

陛下焦勞仁民之心夙夜黽勉凡所以惠綏凋瘵瑣細必行不敢逐一塵瀆天聽其大者四事每歲公私取於民幾三四千緡臣雖各已蠲免若非朝廷禁止恐向後又復檢尋前例兼恐侘郡亦有此弊欲望聖

蘇州之集卷之四七

長

慈特賜行下如有違戾許民戶越許庶幾斯民永被德澤臣先次畫一開具須至奏聞者

一臣本軍每歲人戶秋苗有正稅米又有油麻豆粟雜色亦是折米近年受納官吏生弊將正稅米與雜折米令各作一鈔官倉則利於兩鈔畸零多收合耗而專斗則利於逐鈔各收糜費使用等錢上下侵漁比之舊年每歲多取人戶一二千貫臣已將紹興二十八年所納米每戶並併作一鈔只是畫件聲說名色及裁減使用錢三分之一訖欲望聖慈特

降指揮禁止以爲永久之利

一臣本軍酒務及公使庫舊例遇正旦寒食冬至各印關子付居民令戶戶納錢赴官沽酒自一百至一貫軍城數百家每一節出錢二百貫只是略得些小惡酒雖一家百金疑若甚微蓋周郡難得錢物細民所居茅屋日出之間貨錢纔十二文而遇節頓出百金比屋爲病臣自紹興二十八年冬至以來已行蠲免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止以爲永久之利

般世之集卷之四

長

一臣本軍有獨石潭在江漢之旁產魚甚多舊以魚利添助支費昨緣改作放生池而本軍却將江潭下流強立地名謂之車湘灘上下堤楊子灘青木塌每戶雖不施網罟至冬月令縣尉追集沿江人戶將已前魚利之數均勒認納每歲得錢二百餘貫入公使庫臣已將紹興二十八年合收錢並行減免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止以爲永久之利

一臣管下當陽縣每歲遇人戶納夏秋二稅並令先納嘗酒錢以家業多少爲率自五百至

三千雖賃地僑寄之戶亦令地主抱認凡一
年兩次出錘幾及二千貫臣已榜示自紹興
二十九年革絕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止
以為永久之利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九



